

“结果”的反预期表达及其相关问题

刘 琰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4日

摘 要

在现代汉语中, 连词“结果”可以看作是一种反预期信息标记。由于认知凸显、语境感染和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 “结果”以搭配消极语义韵为主, 并逐步发展出提示反预期信息和焦点凸显的语用功能。此外, 文章还总结了“结果”的四种结构模式, 并且从语义关系、语气强度、关联词语搭配和感情色彩等方面将“结果”与“但是”进行对比。

关键词

“结果”, 反预期, 语义韵, 认知模型, “但是”

The Counter-Expectational Usage of Jieguo (Jiéguǒ) as an Information Marker and Its Related Issues

Yan Liu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June 6, 2026; accepted: July 22, 2026; published: August 4, 2026

Abstract

In modern Chinese, the conjunction “jiéguǒ” can be regarded as an anti-expectation information marker. Due to cognitive prominence, contextual infection,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jiéguǒ” predominantly collocates with a negative semantic prosody. Over time, it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pragmatic functions that signal anti-expectation information and highlight focu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four structural patterns of “jiéguǒ” and compares it with “dànshì” across several dimensions, including semantic relations, modal intensity, collocation with related words, and emotional coloring.

Keywords

Jiégǔǒ (结果), Counter-Expectation, Semantic Prosody, Cognitive Model, Dànshì (但是)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现代汉语中，“结果”的用法多样，例如：

- (1) a. 如果喷药的话，那果树就不结果(jiēguǒ)了。(《今日报道》，2009-06-01)
- b. 但是没容他们游出多远，就被乘着快船赶过来的明军刀砍枪刺，尽数结果(jiégǔǒ)了性命。(刘斯奋《白门柳》)
- c. 车祸发生之后，相关部门组织人员进行调查，最终调查的结果(jiégǔǒ)是：“卡车司机汤姆森酒后驾车造成的。”(《解密》，2010-03-19)
- d. 如果说有的盲盒，你第一次抽，拿出来一个玩偶，上面告诉你有三种隐藏款式。结果(jiégǔǒ)下一次我们再去买，奇怪的是又出来一个一模一样的，连防伪标签所在的位置都一样。(《消费微观察》，2025-03-12)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结果”主要有名词、动词和连词三种词性[1]，例(1a)的“结果”为动词，意思是长出果实，通常读为“jiēguǒ”；例(1b)的“结果”虽同为动词，但释义为“将人杀死”，用法较为特殊，常见于早期白话文小说中；例(1c)的“结果”在句子中充当名词，是由最初动词义“长出果实”被借用到佛教用语当中指“人的归宿”，进而用来指“事物最后的状态”[2]；而例(1d)中“结果”虚化为连词，关联具有因果、连贯或者转折意义的小句，其句法意义弱化，语用意义逐渐增强，主要起到上下文衔接作用，暗示说话主体出乎意料的心理状态。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结果”作为连词，如何成为反预期信息标记。例如：

- (2) 有的员工当天要参加重要会议，结果临时请假。(《职场面面观》，2025-05-10)

在“S₁, 结果 S₂”结构中，“结果”引导的小句 S₂ 常表示反预期信息。如例(2)中，前提条件 S₁ 为“员工当天要参加重要会议”，隐含预期为“员工当天要在现场”，最后的情况却是“请假”，“结果”引导的前后分句情况相反，时间副词“临时”也表示当前信息不符合句中主体的预期，因此“结果”可以看作是一种反预期信息标记。

“反预期标记”(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s)这一概念最早是由 Heine 等学者提出的，他认为反预期标记实际上是语言中用来表示反预期信息的一种手段，其功能是在陈述某种方式上，与说话人认为在特定语境中的常规情况出现偏离[3]。Dahl 则对话语信息进行了细致分类，认为自然话语中以中性(neutral)信息为基本类别，预期(expectation)信息和反预期(counter-expectation)信息是中性信息在不同方向的延伸[4]。

国内许多学者针对反预期也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反预期性质界定[5]-[7]、反预期信息及结构分类[8]-[10]以及反预期标记的个案研究[11]-[13]等方面。目前学界对于“结果”的连词属性基本没有争议，而赵元任是较早发现这一现象的，他指出“结果”与“回头”等词语都被用在小句的开头，语音上会弱化成前缀连词[14]。此后许多学者都对“结果”的连词性质展开讨论[15]-[17]。除此之外，姚双云

讨论“结果”的语法化历程,认为连词“结果”大约始于明代[18];梁珊珊、陈楠提到在汉语6个常用因果连词使用域中,“结果”的主观性最弱[19]。学者们对“结果”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对其词性及词汇化和语法化历程角度,仅有少数学者提到“结果”具有出人意料的标记功能,讨论了其产生原因及功能分类[20],但是仅从历时角度梳理“结果”的演变历程,并没有详细阐述“结果”作为反预期信息标记的形成机制及语用功能。因此,我们将对反预期信息标记“结果”进行进一步讨论:为什么“结果”可以看作是反预期标记?它的形成机制是什么?它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它有哪些功能?同样作为反预期信息标记,“结果”和“但是”的区别在哪里?

2. 语料信息与标注

为了直观说明连词“结果”传达的信息特点,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语料考察。研究语料主要来源于中国传媒大学有声媒体文本语料库(简称MLC语料库)。该语料库规模超1亿字,涵盖报刊、广播及电视等多元媒体文本,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具体的语料抽取与筛选步骤如下:首先,以“结果”为检索词在MLC语料库中随机下载10000条原始例句;其次,制定严格的过滤标准进行人工初筛,排除“结果”作为名词(如“最终调查的结果”)和动词(如“果树不结果”“结果了一个犯人”)的非连词性质例句,最终获得有效连词语料1966条;最后,利用随机数生成器从中抽取500条例句作为核心分析样本。

为保证标注的透明度与可靠性,本研究对研究对象制定了清晰的操作定义与标注指南:

语义韵标注:仅考察“结果”后接小句(S_2)的核心谓语。根据感情色彩将其分为三类:①积极语义韵:核心谓语表示获得、成功、康复、增值等正面或理想状态;②消极语义韵:核心谓语表示失败、亏损、冲突、遭受打击等负面或受损状态;③中性语义韵:核心谓语仅表述客观事实、中性行为或认知更替,无明显情感偏向。

话语信息类型标注:①预期信息: S_2 的发展完全符合 S_1 或认知模型设定的常规走向,常用“确实、果然”等强调副词;②反预期信息: S_2 的事实与 S_1 的潜在推论、说话人或社会的常规经验走向发生逆转或偏离;③中性信息: S_2 仅补充说明细节或交代后续客观进程,不涉及预期偏离。

语料标注由两名语言学专业人员独立完成。标注完成后进行标注者一致性检验(inter-rater reliability),根据Landis和Koch[21]的认可标准,Kappa值处于0.81~1.00之间即属于“高度一致(almost perfect agreement)”,经计算,本研究中语义韵标注的Cohen's Kappa系数为0.88,话语信息类型标注的Cohen's Kappa系数为0.85,表明本研究制定的标注指南具有很高的可操作性与客观性。针对少数歧义语料,经讨论后达成最终一致。

3. “结果”反预期的产生机制

“结果”最初是作为动宾短语,指植物长出果实,后经过词汇化和语法化,逐步发展出名词和动词属性的用法,到了明清时期进一步虚化为连词[22]。此时,连词“结果”的实际意义减弱,在语篇中更多起到上下文衔接的作用,便于说话人调控和组织话语,使得听话人更好理解句子信息。那么,连词“结果”是如何发展成反预期信息标记的呢?我们将从语义韵搭配和话语信息性质等角度阐述其形成机制。

3.1. “结果”的语义韵搭配

在词语搭配中,有些词项会吸引某一类具有相同或者相似语义特点的搭配词与之构成搭配,这类具有相似语义特点的词语反复共现会形成一种特别的语义氛围,这就是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23]。语义韵根据感情色彩,可以分为积极语义韵(positive prosody)、中性语义韵(neutral prosody)和消极语义韵

(negative prosody) [24]。某些连词关联分句时也带有一定的倾向性，其语义韵主要通过句子的谓语部分表现出来[2]。因此，我们在分析“结果”的语义韵倾向性时，只考虑句中谓语部分核心词语的语义色彩。

为了方便观察，针对不同类别的语义韵例句，我们各选择 5 例，只截取 S₂ 分句中的核心语义内容：

- (3) a. 结果 各处都很受欢迎。
b. 结果 公司成功上市。
c. 结果 他们彼此都很热情。
d. 结果 他的土地增值了。
e. 结果 病人痊愈了。
- (4) a. 结果 在海南做了一个试验。
b. 结果 “新闻中心入口”变成“新中心入口”。
c. 结果 一开始上来得先跨栏。
d. 结果 发现他没有营业执照。
e. 结果 看见妈妈正在打麻将。
- (5) a. 结果 最后全赔光了。
b. 结果 反而会减少本地的 GDP 增长。
c. 结果 和媒体爆发激烈冲突。
d. 结果 却造成了巨额亏损。
e. 结果 遭到了厂家的拒绝。

观察例(3a)~(3e)，不难看出“结果”后接词语都是偏积极的语义韵，搭配谓语有“欢迎、上市、热情、增值、痊愈”；例(4a)~(4e)的“结果”后没有明显的语义倾向，大多跟时间、处所、对某事的评价看法或者调查实验结果有关系，对“结果”前的 S₁ 起到补充说明或者总结的作用，搭配谓语有“试验、跨栏、发现、看见”，这些词语大多偏中性色彩；而例(5a)~(5e)中，与“结果”搭配的谓语分别为“赔、减少、冲突、亏损、拒绝”，都是对句中主体造成某种损失或产生某种不良影响，含有明显的消极色彩。

在 500 条语料中，我们发现积极意义的搭配项 49 个，占比 9.8%；中性意义的搭配项 194 个，占比 38.8%；消极意义的搭配项 257 个，占比 51.4%，各类语义韵的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emantic prosody categories of predicate collocations with “jiēguǒ”
表 1. “结果”搭配谓语的语义韵类别

类别	积极语义韵	消极语义韵	中性语义韵
数量	49 (9.8%)	257 (51.4%)	194 (38.8%)

尽管连词“结果”倾向于搭配消极语义韵，但统计显示，中性语义韵(38.8%)和积极语义韵(9.8%)同样占据了一定比例，其语境特征与功能不容忽视。

积极语义韵(如例 3a~3e)则表现出两类语境倾向：一是超预期信息量语境，即实际量超过预期信息量 [8]，如“本来以为这次彻底砸了，结果各处都很受欢迎”，此时“反预期”标记的功能依然存在，且由于结局的积极性，更凸显出说话人因“意外之喜”而产生的心理波动；二是“反讽或弱化因果”的语境，在部分共享预期为正向的句式中，“结果”纯粹用作因果结局。

中性语义韵(如例 4a~4e)通常出现在“客观记叙”或“调查报告”语境中。在这种情况下，“结果”主要行使纯粹的逻辑顺承或事实引介功能，引出通过某种行为(如试验、查看、调查)后获得的、此前未知

的“认知新信息”。此时它提供的是中性信息，用于填补交际双方的认知空白，并不会引起强烈的认知冲击。

“结果”后接成分更多则是偏向消极语义韵，但是二者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联系。“结果”有让人聚焦事件结局的含义，其之所以多跟消极语义韵搭配，我们认为可以从认知凸显、语境感染和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的角度分析。

3.1.1. 认知凸显

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类的期待具有“正向偏向性”(pollyanna hypothesis)，即在默认状态下，人们倾向于预期事件会朝着常态、良性、顺应社会心理的方向发展[9]。因此，当“结果”连接两个事件时，其后接的消极语义韵并非直接产生了反预期，而是与人类常态的正向认知发生了冲突。在这种非对称性的认知对照下，消极事件天然具备更高的认知凸显度(cognitive salience)。可以说，消极语义韵催化了反预期的产生，它让反预期这一抽象的认知范畴在语言表层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具体显现。

3.1.2. 语境感染

“吸收、隐喻、推理、泛化、和谐”是五种虚化机制，其中“吸收”是指标记词受到上下文意义影响(即狭义语境义)，如果一个词经常用在某个句子环境中，那么它就可以带上该句子的特有特征，这种现象也叫做“感染”。“结果”经常与表示起始义的时间副词搭配，如“本来、原来、最初、一开始”等，因此“结果”由“事情的结局”这一名词义逐渐被感染为“事情的最后”这一时间义，“结果”与共现词语都含有时间属性，但在语义上却相反，当说话人省略中间具体发展过程而直接点出事情结局时，就会产生突兀效果，实际上就在暗示当前结局不符合最初预期，这种突转也常跟消极语义韵词语搭配。例如：

(6) 我本来以为(展品)还在，结果去了以后，不在了。(《锵锵三人行》，2010-10-08)

例(6)中，S₁小句是说话人的预先设想，最开始以为展品还在，结果出乎意料，最终发现现场的展品不在，前后两分句不仅在时间关系上形成转折，也表现了说话人超出预期的心理状态，产生让人失望的结果。另外，还可以省略“本来”等时间副词，“以为、认为”等心理动词可单独与“结果”搭配，这是因为这类心理动词表示说话人在知道结果之前，就会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在心里预设某个想法，实际上也暗示时间的先后关系。

3.1.3. 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

说话人在传达话语信息时，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情感或立场，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印记，这就是主观性。而交互主观性则是对听话人的关注，希望通过一定的语言手段帮助听话人更好地理解 and 认同话语信息[25]。当事情的结局走向消极时，既超出说话人预期，也传达了说话人对结果不满、意外、抱怨、失望等情感态度，使用“结果”实际上是对消极结果的一种强调，具有主观性。同时，“结果”后接小句也是对听话人传达的信息，想要通过强调来提请对方注意，希望听话人可以正确接收到说话人的意图并且产生情感共鸣，所以会用“结果”凸显表达，这个过程也是对听话人关注的过程，具有交互主观性。

3.2. “结果”的话语信息

预期是人们对事物发展趋势的一种主观性认识，根据实际情况和人们主观认识的契合度，话语信息可以细分为预期信息、中性信息和反预期信息。吴福祥曾对反预期标记作过简洁明了的概括，认为很多语言会用一些专门的语法手段标示反预期信息，这类语法手段就可称为反预期标记[8]。这是从狭义角度理解，广义理解还包括语序、结构式甚至语音层面的韵律、重音、语调等[3]，我们选择从狭义角度对“结

果”进行讨论。

(7) 他后来再做第二种职业规划的时候,选择了那家新创俱乐部,结果俱乐部确实给了他这么一个登录职业赛场的机会。(《今日观察》,2015-07-20)

(8) 这个事件最初是一个窟窿,高盛是被请来补窟窿的,结果这个窟窿是越补越大,到底他们做了什么会导致这个情况呢?(《今日观察》,2010-06-07)

(9) A: 我还有一个不明白,就是像这种啊,比如说我还是讲我原来讲过伊犁的事件。

B: 好。

A: 那么后来经过调查呢,结果发现这个事件发生之前一两个月,这个城里就来了一些外来的人。(《锵锵三人行》,2009-07-09)

例(7)中俱乐部的做法满足了句中主体的要求,符合“他”的预期,而且“结果”引导小句的 S2 中强调副词“确实”也在暗示这是提供预期信息的语句,其他类似的词语还有“的确、不出所料”等,实际上这符合陈振宇、姜毅宁提出的“语义和谐”(semantic harmony)概念。“语义和谐”是指对说话者或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代表常规预期)而言,条件概率 $P(XP|YP)$ 相当大,但并不是等于 1。意为:如果 YP 为真,则说话者或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会认为 XP 很有可能为真或会为真;但这不是百分之百的,允许出现特殊的情况使 XP 为假[26]。因此,如果条件事件(YP)为真,而结果事件(XP)为假,就会导致不和谐从而产生反预期,如例(8)中“请高盛补全窟窿”是条件事件,是人们预想期望和设想的行为,“补窟窿失败”是结果事件,并没有达到人们预期,句中 XP 和 YP 不等,因此是提供了反预期信息。例(9)采访对话中,说话人 A 只是在客观表述一件事情,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在伊犁事件之前,城市里就出现了一些外来人口,是对事件细节的补充说明或者是对调查结果的公布,属于中性信息。

通过对 500 条语料进行话语信息人工标注,得到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Jiēguǒ” indicates the information property of discourse

表 2. “结果”提示话语信息性质

话语信息	预期信息	中性信息	反预期信息
数量	44 (8.8%)	186 (37.2%)	270 (54.0%)

由上表 2 可知,“结果”后接反预期信息的例句占比最大(54.0%),呈现绝对优势,其次是中性信息例句(37.2%),而提示预期信息的例句占比是最低的,仅为 8.8%。从信息量等级来说,反预期提供的信息量最大,其次为中性预期,而预期信息量值是最小的[8]。上文例(7)中句中主体提前设想朝鲜队会给自己一个比赛机会,最后的结果跟预想一样,并没有增加新的信息,此时预期信息量值最小;与之相反,例(8)中一开始预期是请人来补窟窿,最后结果是窟窿没补成,反而越来越大,预期和结果呈相反方向,此时预期信息量值最大;例(9)中通过调查得到一种结果,这属于一种认知信息更替。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结果”引导的小句 S₂ 多为反预期,其信息量是很大的。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希望事情的结局是正向积极的,而据上述表 1 可知,由于语境感染和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结果”后接核心谓语以消极语义韵为主,这就与人们在心中预设的美好期望相违背,因而会产生反预期的话语功能。据统计,在 270 条表达反预期的语料例句中,传达消极语义韵的有 152 条,占比 56.3%,这也可以反过来证明以“结果”为话语标记的句子大多传达的是消极语义内容。因此可以说,“结果”是从消极语义韵中吸收了反预期语义,其反预期标记的功能也逐渐由临时性变为规约性,演变过程大致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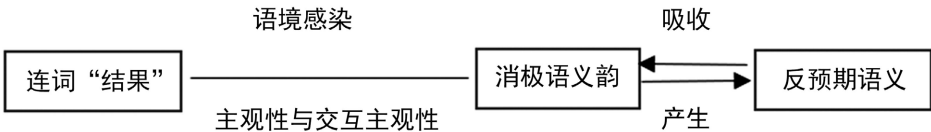


Figure 1. Formation of counter-expectation of “jiéguǒ”
图 1. “结果”反预期的形成过程

4. “结果”反预期的表达及语用功能

4.1. “结果”反预期的结构模式

“结果”传达反预期信息需要在一定的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中实现，这种认识模型包括四个要素：条件、预期、当前信息和预期性[10]。例如：

(10) 他说打封闭针这个事情，你没满 100 天这个都能好，结果我就弄了三天就好，我在总医院弄了两个星期一点用都没有，还是很疼。(《22 度观察》，2010-06-17)

在例(10)中，讨论“打封闭针”是前提条件，“不满 100 天就可以痊愈”是说话人的预期，“弄了三天就好”是当前信息，预期性表示的是当前信息和预期之间的差值，在本例句具体表现为痊愈时间极大地缩短，是很大的反预期信息。

在“S1，结果 S2”句式结构中，通常会出现预期、条件和当前信息三个要素，其中预期和条件在某些句子里可能会被省略，大致会出现以下四种情况。

4.1.1. 条件 + 预期 + “结果” + 当前信息

这类结构中三要素齐全，是最完整的句式结构，预期、条件和“结果”引导的当前信息都在句子中阐明，当前信息通常与主体预期相反。例如：

(11) 大片的林地被毁后，当地的生态已经恶化，大雨过后经常有泥石流。明明是批准占用 600 多亩林地，结果却占用了上千亩。(《焦点访谈》，2010-12-05)

(12) 当地市民听说北京朝阳街新开了一个购物超市，本以为能会有一些优惠，结果去了之后发现大失所望。(《今日观察》，2010-04-09)

例(11)中条件是“当地的生态已经恶化”，预期是“占用 600 多亩林地”，当前信息是“占用了上千亩”，预期里的数字 600 明显少于实际占用的上千亩土地，表明句中主体低估了对方占用土地的数量，而且本例句中也出现了常与反预期信息共现的转折连词“却”，都暗示这为反预期信息；例(12)中条件是“新开了一个购物超市”，预期是“会有一些优惠”，当前信息是“大失所望”，新开的超市并没有优惠产品，与市民预期不符，也属于反预期信息。

上述两例虽然同属于反预期信息，但根据预期关注的焦点不同，可以细分为针对具体事件的预期(如例 11)和社会共享预期(如例 12)。例(11)中只针对“实际占用土地超出预期”这一具体事件讨论，预期主体范围小；而例(12)中按照以往社会经验，新开的超市通常会举办一些优惠活动，以此吸引消费者前来购物，这是全民共享的生活经验，预期主体范围较大，但朝阳街这家超市并没有实行这一营销策略，因此是违背了社会共享型预期。

4.1.2. 条件 + “结果” + 当前信息

更多情况下，表达反预期的结构式是不完整的，说话人会主动省略其中的一个或两个要素，但并不影响信息的传递和接收，这是由交际双方共享的社会经验和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决定的。在省略预期的前

提下，依然可以传达完整信息。例如：

(13a) 记者又找到了专门负责供电局住宅小区工程建设项目的县建设局施工股，结果采访也遭到拒绝。(《焦点访谈》，2010-12-18)

(13b) 记者找到了专门负责供电局住宅小区工程建设项目的县建设局施工股，结果采访遭到拒绝。

在表达中省略预期的情况很常见，(13a)中条件是“记者找到施工股”，当前信息是“采访遭到拒绝”，不难推断出文中省略的预期是“希望对方接受采访”。在该例句中，S1 和 S2 这两个分句中副词“又”和“也”在传达反预期信息时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新闻记者想要采访相关负责人时，应该预料到对方可能接受或者拒绝，受访者没有接受记者采访的义务，这种情况下记者并没有抱有很积极的期待，因此(13b)中“结果”引导的 S2 小句属于中性信息；而(13a)在加入相关语气副词后，暗示记者之前已经被别人拒绝过，现在更加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个受访人身上，没想到结果是“也遭到拒绝”，内心会更加失落，这违背了事件主体的预期，因此是提供了反预期信息。

4.1.3. 预期 + “结果” + 当前信息

这类句式结构的特点在于省略要素不同，由于交际双方共享知识背景，或者处在同一个语境当中，因此即使在交际过程中会话主体省略前提条件，也并不影响听话人对于信息的接收和理解。例如：

(14) 原来呢，我们以为说的是李一，结果现在说着就说到李二了，李二可比李一还火。(《22 度观察》，2010-08-30)

(15) 别人是看了这本书，相信作家，相信出版社，相信名人，我也相信，然后才去找到这种大师的，结果上当受骗。(《22 度观察》，2010-08-30)

例(14)中预期是“谈论的是李一”，当前信息是“谈论的是李二”，很明显谈论对象不一样，属于反预期语句，但是这里谈话主体省略了前文提到的条件“‘辟谷这两个字究竟是谁发明的’”这一话题；例(15)中预期是“我相信作家、出版社和名人”，当前信息是“上当受骗”，省略了条件“我看了这本书”。

4.1.4. “结果” + 当前信息

最后一种情况是只保留“结果”后 S2 小句信息，条件和预期全部隐去，这种交际方式便于听话人在最短时间内接收信息，提高交际效率。例如：

(16) 他平时身体素质非常好，结果那天刚跑完步整个人就晕倒了。(《健康周刊》，2025-02-11)

在这句话中，前一小句 S1 是对事件主体的评价，隐含预期是“他很少生病”，隐含条件是“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因此产生了最终结果“刚跑完步整个人就晕倒了”。这种结构精简，但是要求交际双方高度达成共识，否则会引起歧义，使得信息传达不畅。

综上所述，“结果” + 当前信息在反预期话语中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条件和预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所省略，这种省略一定是基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或者交际双方共享知识背景为前提的，去掉后也不会影响听话人对信息的接收。

4.2. “结果”反预期的语用功能

作为现代汉语中常见的话语标记，“结果”的使用可以促使交际双方增加言语理解，传达准确信息，这体现出人际互动的过程，而“结果”在人际互动过程中主要包括标示反预期信息和焦点凸显两大语用功能。

4.2.1. 核心功能：标示反预期信息

人们在使用语言传递信息过程中，由于交际主体差异，同样的信息针对不同的交际对象，信息量会有差异。吴福祥根据反预期信息的不同，将其分为三种类型：与说话者自己的预期相反、与受话人的预期相反、与特定言语社会共享的预期相反[7]。根据语料统计和日常生活观察，这三类反预期类型都可以在“结果”引导的复句中体现。

1) 与说话者自己的预期相反

这是最常见的情况，它的应用场景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口语对话、访谈、演讲等，说话者在描述某件事情时，通常会加入前后情况对比，常跟时间副词如“最开始、本来”搭配，也是说话人基于自身预期和实际情况得到的认知修正。例如：

(17) 最开始我们没有想到谷歌来参与，结果他们通过一个第三方给我们传话说，谷歌有兴趣加入这个项目。(《对话》，2010-02-28)

(18) 排着队以后，本来觉得我排得很靠前，结果进去一看，好房子都被挑走了。(《今日观察》，2010-12-02)

这类情况的主语一般是第一人称“我(们)”，在对话或者演讲中说话人自述某件事情，为了方便受话人理解自身表达意图，其中的预期通常不会省略，这也可以与“结果”后引导的小句形成鲜明对照，准确传达反预期信息。

2) 与受话人的预期相反

这类情况比较少见，通常出现在存在多方会话主体的语境下，交际过程中话轮不断转换，受话人在心里存在一个预期，而说话人提供的实时话语信息却与受话人的已有预期相冲突，从而体现出反预期的话语功能。例如：

(19) A: 这份报告是两个人在没有经过磋商的情况下，只是共同拟定了一个题目，但是不互相事先交流各自的看法，背对背的来写。

B: 结果写完以后，大家一碰，却发现有很多共同的地方。(《时事开讲》，2012-04-06)

在这段对话中，A 给出的条件是“两个人在没有任何交流的情况下各自写下自己的想法”，隐含预期是“双方想法会存在多种差异”，B 却用“结果”引导 S₂ 指出“发现有很多共同的地方”，这与受话人 A 的预期相反，达到预期修正的效果。

3) 与特定言语社会共享的预期相反

“特定言语社会共享的预期”是指说话人基于对世界的认知，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所建立起的一种“常规”，是社会大众所默认的惯例。如果当前信息与这种惯例冲突，就会形成反预期效果。例如：

(20) 校长突然拉响了火灾的这种警铃，结果出乎我们预料的是，学校里面并没有发生火灾。(《新闻 1+1》，2010-11-18)

(21) 他们两个经常吵架，结果感情却越来越好。(自拟)

根据生活常识和社会经验，“拉响火灾警铃”意味着“学校某处着火了”，“经常吵架”意味着“伤感情”，但是例句中“结果”引导的复句都出乎句中主体预料，例(20)中拉警铃却没有发生火灾，例(21)中经常吵架但是感情越来越好，这是我们无法通过常识推知的，因此属于反预期信息。

4.2.2. 焦点凸显

焦点是话语表达的重点和关键，也是信息传递中需要强调的部分，实际上就是语义表达的重心。焦

点是说话人最先要表达并想让听话人注意的部分[27]。焦点和重音密不可分，重音是说话人表达语义重心的外在表现形式。在话语表达过程中，“结果”后接S₂小句表示事情发展的最终结局，为说话人强调的重点。例如：

(22) 这位年轻小将，她当时也没有想到会拿冠军，结果拿到了；本来以为稳操胜券的种子选手，结果却大意失荆州。(《体育导报》，2014-08-20)

例(22)中句中主体的预期是“不会拿冠军”，最后结果是“拿冠军”，强调最后结果与预期不符，也突出主体面对意外结果的开心与喜悦。后一句情况正相反，失败的结果与“拿冠军”的预期相冲突，“结果”后接分句是说话人传达信息的重点。

5. 反预期信息标记“结果”和“但是”的对比

同作为反预期信息标记，“结果”和“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密切联系。在现代汉语中，“但是”表转折，引出同上文相对立的意思，或限制、补充上文，可以连接词、短语、句子甚至段落，“但是”总是放在后一分句的开头[28]。吴福祥也指出，“但是”属于汉语常见的反预期标记之一[8]。例如：

(23) 她初中没念完就回家务农了，但是心中却一直没有放下她这个文学梦。(《资讯早八点》，2009-02-12)

(24) 当时感觉就是每人拿出来微不足道的，可能是一件衣服钱，可能是一顿饭钱，但是我们能救活一条生命。(《资讯早八点》，2009-03-12)

例(23)中“回家务农”和“文学梦”形成对比，例(24)中“一点小钱”和“救活一条生命”形成对比，“但是”引导的小句跟前面分句形成鲜明对照。从句法上说，“结果”“但是”都属于连词，在语篇中起到衔接上下文作用；从语义上说，二者都含有转折义，强调前后复句情况对比；从话语功能角度看，二者都有提示反预期信息的功能，可以看作是一种反预期信息标记，因此它们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互换。例如：

(25) 我们过去在商场其实也发生过类似情形，两个顾客抢着要买锁在展柜里的限量款，店员说是镇店之宝，不打算卖，结果/但是顾客就非要不可。(《时事开讲》，2018-08-12)

这句话的条件是“商品是镇店之宝”，隐含预期是“希望顾客不要买”，当前信息是“客人非要不可”，这里实际情况和店主预期相违背，具有前后转折之义，因此该例中“结果”也可以替换为“但是”，表示预期和结果的前后对照。不过，二者使用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在语义关系、语气强度、关联词语和感情色彩等方面存在细微差别。

5.1. 语义关系

学界关于“结果”的语义关系界定较为复杂，较早可以追溯到吕叔湘和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将“结果”和“因为、由于”等因果连词归为一类[16]；而王佳毅全面阐释了“结果”具有因果、转折和并列三大语义关系，“但是”则只有转折语义关系[29]。例如：

(26) 他站在外面淋雨，结果感冒了。(自拟)

(27) 他站在外面淋雨，但是没感冒。(自拟)

例(26)由S₁中“他站在外面淋雨”，既是前一动作行为，又是“他感冒”的原因，此处“结果”表示因果类语义，同时淋雨不一定会导致感冒，这里也暗含轻微转折意味，只能用“结果”；如果说从淋雨到感冒是因果逻辑，那么从淋雨到没感冒就是转折逻辑关系，例(27)中加入“但是”，切断了前句的因果

逻辑，变为转折逻辑关系，强调最后出乎意料的结局。

5.2. 语气强度

当“结果”和“但是”都表示转折关系时，二者在语气强度上也有强弱之别。例如：

(28) 他以为自己稳拿第一，结果只考了倒数。(自拟)

(29) 他以为自己稳拿第一，但是只考了倒数。(自拟)

在例(26)的“S1，结果 S2”中，句中主体预期是“拿第一”，当前信息是“考了倒数”，很明显违背主体的预期，强调结果非常出人意料，语气强度更强；例(27)中“但是”虽然也有反预期效果，但更多侧重于逻辑关系表述，语气强度较弱。

5.3. 关联词语

从共现关联词语角度来说，“但是”更多与“虽然”搭配，而与“结果”共现的词语偏重心理动词、时间副词或者否定句式等，如“本以为、本来、一开始、没有”等词语。例如：

(30) 虽然他很有钱，但是生活很节俭。(自拟)

(31) 他本来很有钱，结果被骗得精光。(自拟)

“虽然……但是……”共现频率很高，例(30)中前后两分句“有钱但是生活节俭”，形成对比转折，从时间上看是持续性的动作，描述的是一种生活状态；而与“结果”共现的词语类型多样，覆盖范围比“但是”广，从时间上看是强调终结性的动作，描述的是事情最终走向，例(31)中之前状态是“有钱”，现在结局却是“被骗得精光”。

5.4. 感情色彩

正如例(30)所示，“但是”更多与“虽然”连用，侧重于修正主体的认知逻辑，这种认知或者来自日常生活经验，或者来自谈话双方的共识，“但是”后引导的复句违背了这一认知，因此需要站在客观立场修正，感情色彩无明显倾向性；“结果”在说明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会不自觉加入说话者的主观评价，且 S₂ 小句经常接消极语义韵，强调某件事情的结局或后果，如(31)中不仅陈述了“他被骗钱”这一事实，还隐含说话者对文中主体的同情和惋惜，感情色彩较为浓厚。

6. 结语

“结果”作为一种反预期信息标记，其形成过程与认知凸显、语境感染和主观性与交互主观性密切相关，在句中“结果”和当前信息必须出现，条件和预期可以省略。“结果”的反预期信息提示功能大致可以分为“与说话者自己的预期相反、与听话人的预期相反、与特定言语社会共享的预期相反”三种类型，此外还具有焦点凸显的语用功能。“结果”与同为反预期信息标记的“但是”存在细微差别：语义关系上，“结果”具有因果、转折、并列等多种语义关系，而“但是”仅存在转折一种语义关系；语气强度上，“结果”后接分句的语气更重，表达感情更为强烈；关联词语上，与“结果”共现的词语多样，比如心理动词、时间副词或者否定句式等，而“但是”更多与“虽然”搭配；感情色彩上，“结果”所传达感情色彩更强，“但是”则偏重逻辑关系表达，无明显感情倾向。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现代汉语词典[M]. 第7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2] 姚双云. 复句关系标记的搭配研究[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3] Heine, Claudi, B.U. and Hünemeyer, F.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4] Dahl, O. (2000)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Life Cycles of Construction*. Stockholm University.
- [5] 袁毓林. 反预期、递进关系和语用尺度的类型——“甚至”和“反而”的语义功能比较[J]. 当代语言学, 2008(2): 109-121, 189.
- [6] 王新. 论现代汉语反预期标记的界定[J]. 汉语国际教育学报, 2024(1): 25-39.
- [7] 姜毅宁, 张耕. 反预期触发语的性质和类别[J]. 世界汉语教学, 2025(2): 195-208.
- [8] 吴福祥. 试说“X 不比 Y·Z”的语用功能[J]. 中国语文, 2004(3): 222-231, 287.
- [9] 齐沪扬, 胡建锋. 试论负预期量信息标记格式“X 是 X”[J]. 世界汉语教学, 2006(2): 31-39.
- [10] 陈振宇, 王梦颖. 预期的认知模型及有关类型——兼论与“竟然”“偏偏”有关的一系列现象[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1(5): 48-63.
- [11] 刘焱. 反预期信息标记“别看”[J]. 汉语学习, 2009(4): 38-43.
- [12] 赵戔, 白雪飞. “原来”的反预期性质及其相关问题[J]. 语言研究集刊, 2022(1): 53-67.
- [13] 乐耀, 陈碧雪. 反预期和未预期——“不料”的语义解读与刻画[J]. 中国语文, 2025(1): 29-39, 126.
- [14]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5] 郑飞. “结果”一词的用法[J]. 中国语文通讯, 1981(2): 42-46.
- [16] 吕叔湘, 朱德熙. 语法修辞讲话[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
- [17] 周刚. 连词与相关问题[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18] 姚双云. 连词“结果”的语法化及其语义类型[J]. 古汉语研究, 2010(2): 61-66, 96.
- [19] 梁珊珊, 陈楠. 基于“三域”理论的结果连词主观性研究[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18(6): 55-64.
- [20] 刘星. “结果”的词汇化和语法化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石家庄: 河北师范大学, 2019.
- [21] Landis, J.R. and Koch, G.G. (1977) The Measurement of Observer Agreement for Categorical Data. *Biometrics*, 33, 159-174. <https://doi.org/10.2307/2529310>
- [22] 姚双云. 复句关系标记的搭配研究与相关解释[D]: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 [23] 卫乃兴. 词语搭配的界定与研究体系[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2.
- [24] Stubbs, M. (1996) *Text and Corpus Analysis*. Blackwell Publishers.
- [25] 王佳毅. 由“结果”连接的复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05.
- [26] 陈振宇, 姜毅宁. 反预期与事实性——以“合理性”语句为例[J]. 中国语文, 2019(3): 296-310, 382-383.
- [27] 王敏, 杨坤. 交互主观性及其在话语中的体现[J]. 外语学刊, 2010(1): 48-51.
- [28]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29] 刘丹青, 徐烈炯. 焦点与背景、话题及汉语“连”字句[J]. 中国语文, 1998(4): 243-252.